

文章编号: 1000-8934(2014)09-0077-06

中西古代时间观念比较及其对现代组织管理的影响

原 理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时间观念对于管理理论和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如何看待时间关乎组织的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西方古代哲学崇尚超越时空的客观真理和永恒价值,大都倾向于否定时间的实在性,把人的活动和时间的进程相割裂。近代科学将时间量化、概念化、空间化,进而取消了体验意义上的时间。西方管理理论皆是符合这种逻辑的结果,因此都在强调节约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但在实现人本主义、组织长期发展以及组织柔性整合等方面都遇到了一定的障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时间观念则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具有可供借鉴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时间; 中西方传统哲学; 组织; 管理

中图分类号: B016.9 **文献标识码:** A

时间观念处于文化的深层部分,它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¹⁾。它是一个社会和组织生活的本质特征,时间观念对于管理理论和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如何看待时间关乎组织的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许多学者诸如霍夫斯泰德和霍尔等都曾将时间观念作为文化和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时间观念和组织管理及组织效率的问题(如亚当⁽²⁾、万达⁽³⁾、布里吉特等⁽⁴⁾)。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市场竞争愈加激烈,“时间和效率就是金钱”成为公认的真理的今天,我们需要反思时间在形成组织管理思维模式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及中国传统的观念在现代组织管理中的价值。

—

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研究可以说是起源于古希腊人对于时间的恐惧⁽⁵⁾。罗素认为,哲学研究源于人们想要追求那种时间之外的“永恒”:“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⁶⁾⁷⁴。于是,西方宗教通过上帝和不朽去追求永恒,而西方哲学则希望找到一种不受时间流变影响的那个终极的、不变的东西,认为“流变”

只能欺骗感觉。标志着真正西方哲学起始的巴门尼德反对赫拉克利特“一切皆流,无物常驻”的思想,认为哲学不应该研究在时间之中的、流动的、因人而异的感觉经验,而应该研究超出感觉经验以外的、恒久不变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这需要将时间排除在本质世界之外。“有哲学倾向的神秘主义者不能够否认凡是在时间之内的都是暂时的,于是就发明一种永恒的观念;这种永恒并不是在无穷的时间之中持续着,而是存在于整个时间过程之外。……像赫拉克利特所教导的那种永恒流变的学说是会令人痛苦的,而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样,科学对于否定这种学说却无能为力。哲学家们主要的雄心之一,就是想把那些似乎已经被科学扼杀了的希望重新复活起来,因而哲学家们便以极大的毅力不断在追求着某种不属于时间领域的东西。这种追求是从巴门尼德开始的⁽⁶⁾⁷⁶⁻⁷⁷。”

巴门尼德是最早提出“无时间的永恒”的哲学家,他否定时间的意义,认为现实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现实就是现在。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创立了古希腊的无时间传统,即观察到的时间变迁只是永恒规则的不完美“排列”或“结合”⁽⁷⁾。柏拉图通过理念论明确地把时间排除在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围之外,他主张可以感知的、暂时的流动只是对完美的、普遍的模式所进行的不完全的模仿。柏拉图的

收稿日期: 2014-05-05

作者简介: 原理(1982—),女,河南新乡人,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管理哲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管理哲学、领导哲学、中西管理思想比较、管理伦理等。

时间完全是理性的标度时间,是完全空间化的时间,是永恒运动的理念的某种空间化的实现。同样的,亚里士多德也把时间排除在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他认为,哲学不是要研究时间中变化的现象,而应该研究事物中不受时间影响的、不变的本质,像赫拉克利特的这种万物是它自身而又不是它自身的悖论使“终极世界”有着覆没的危险。所以他认为,时间就像是一条无限长的数轴,“现在”是一个一个的点,将数轴分成前后两个部分,这就是过去和未来。17世纪笛卡尔的世界观也体现了希腊式的永恒宇宙观,同样地,他认为时间的流逝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一切都可以从空间推导出来。笛卡尔世界观的基础是探求基本数学原理,是对希腊的永久排列世界观的详细阐释,它对历史事件的时间流动毫无兴趣⁽⁸⁾。

可以看到,古代西方哲学追求的那个永恒世界或者说本质世界是处于可感时间之外的,是由人的理性构筑出来的。追求永恒和不朽,抗拒流变的实质是取消时间。当然,传统西方的时间观并非只此一种,但和其他对立的时间观相比,“西方文明受柏拉图和巴门尼德及其对永恒现实时间观的痴迷的影响更为深刻⁽⁸⁾³”。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开始“拒斥形而上学”,时间成为了研究的重点,时间被看作是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处于人之外的东西。赫拉克利特的时间观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才又获得了新生。然而,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的本质是希腊古典科学精神的复活⁽⁹⁾,在近现代西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牛顿时间观。牛顿的绝对时间可以说是传统客观化时间观的近代典型代表,它进一步将时间数字化、空间化。时间被看作是与人、事物无关的绝对均匀的流逝。至此,时间用以操作性地衡量事物和事件,它被当成不变的、可以无限分割成空间型的单位,可以测其长度并用数字来表达。现代社会已经被牛顿经典的时间概念,即时钟时间所浸透,这种时钟时间已经和它所标度的本真的时间没有关系,它不能说明时间的含义(比如白天或是黑夜,春夏秋冬),时间本身被彻底取消了。

二

法国著名汉学家克洛德·拉罗在《中国人思维中的时间经验知觉和历史观》一文中指出“中国人的时间概念体现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中。他们具有

异常丰富的时间表达方式和某种渗透言语及整个生活的时间概念和时间体系的逻辑⁽¹⁰⁾。”无论是儒家的孔子在川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或是道家老子言“道乃久”,中国的古代哲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时间观念。中国人对待生命和宇宙的看法和西方人完全不同,“他们既没有很纯粹的测度时间的概念,也没有对时间之流的那种痛彻心肺的感觉”⁽⁹⁾³⁰。西方传统哲学把时间与人的活动割裂开来,认为人的经验生活和时间是无关的;而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时间和人的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时间会影响人的活动,人的活动也会影响时间。

西方传统哲学憎恶流变时间中的变化,所以要去追求时间之外那永恒不变的“存在”,而中国哲学却认为时间本身即是永恒,“中国哲学的‘形而上’的‘道’本身即是时间”⁽⁵⁾。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道”或“天”是时间性的、过程性的。在老子看来,“道”是最原初的,“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先天地生”(第二十五章)。道是万物之开端,是最初始的状态,也是时间开始的源头,且道能生万物。道“可以为天下母”(第二十五章),“似万物之宗”(第四章)。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万物是一个演化的过程。“道生一”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从宇宙尚未形成到天地初开,形成宇宙,时间开始发生,进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孔子认为“天”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周易》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上》)。可见“道”或“天”是创生的过程,是时间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并不排斥对时间的研究,而是认为时间是“道”的本质,通过认识时间,可以知“道”。譬如《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了解了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就接近了“道”。

其次,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具有模糊性和辩证性。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自然界并非是一个纯粹量化客观外在于人的体系,时间具有整体性和模糊性,它不是绝对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是和人的生活世界密不可分,具有人赋予的意义。中国古代既有循环时间观,也有线性时间观,有测度时间,也有时间之流的概念,既看重物理时间,也注重体验时间,关注物理时间和体验时间的汇流交融,对待时间流逝从容不迫,对万物流逝、变化和生成欣然接受。这些对立的观念和谐相处,“它们各自都不像在西方思想中那样纯粹、极端和排他”⁽⁹⁾⁴⁷。同

时,对时间的感受和衡量取决于主体经验,是相对的。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朝生夕死,体会不了一个月的时光,只存活于夏天的蝉也无法体会春秋的时光;而谓之“大年”的“冥灵”与“大椿”计算春秋的单位却以百年、千年为单位。所以,庄子对时间的理解是辩证的,既不囿于世俗的、标准的和精确的时间观来看待、衡量万物,也不脱离世俗的时间观来理解各种时间概念⁽¹¹⁾,而是根据事物自身的生成规律和自身的自然体验来理解时间。

最后,中国传统哲学的“时”思想强调人的活动与时间的互动性。西方古代哲学家(除了赫拉克利特之外)崇尚超越时空的客观真理和永恒价值,从而大都否定时间的实在性,现代西方科学的时间是完全外在于人的客观的存在,而像现代西方哲学的时间观(譬如海德格尔和柏格森)又只是单纯个人主观体验的时间,时间不能影响人的活动本身。但中国古代的时间观认为时间和人的活动是纠缠在一起的,时间影响人的生活,人赋予时间意义。

“时”一方面有自然物理方面的意义,也就是“天时”、“四时”等。和世界各国民族一样,中国也有测度时间,如,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一天十二个时辰等。但是“中国古人的测度时间体系始终不纯,始终带着‘场’出现”⁽⁹⁾³⁴。时间总是附着对人的特定意义登场,比如“春言生,夏言长,秋言收,冬言藏”(《吕氏春秋·十二纪》)、“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孙子兵法·军争篇》)。再比如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反映了天地相互影响的动态信息,使人们能够从每一年干支的五行属性,了解该年气运所带来的年成的好坏,及其对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这种计时方法体现了一种宇宙整体的、动态的、又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时间观,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传统思想非常强调天人合一和天人相通。正因为天人相通、相感,所以顺天应时便成为了一种必须遵守的生活原则,从而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正如易传中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文言》)顺应天时能受益,违背天时则招祸害。时令、农时、时节反应了中国古人对顺天应时的自觉性。中国古代医学、巫术和术数认为,人体的健康、甚至人的所有活动都与时间有关,古人“择日”、“择时”的思想将人的凶

吉和命运与时间密切相联系。

“时”另一方面有更抽象的机会、条件、形势等含义,经常与合时、权变的思想相联系。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指出,儒家的“时中(timely mean)”就是强调圣哲处世应于适当的时间采取适当的行动,这个思想可见于《中庸》和《易经》⁽¹²⁾。所谓“时中”的原则,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随时变通”。同样的言行,在不同的时间、场合下,将会产生十分不同的实际效果。“……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公叔文子的言、笑、取,皆是合乎“时中”原则的。荀子说:“与时屈伸……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荀子·不苟》)君子应当随时,也就是依情境而屈伸,按照一定的原则来适应变化的环境。“合时”的含义,不仅被看作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同时也被认为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原则之一。儒家从自然农业生产对天时变化的密切依赖关系中,深感到“适时”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都把“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上》)等,列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之一。荀子也说“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荀子·王制》)此外,还有“时机”——在时间限制下的机会、“时势”——时代的趋势、形势;以及“时运”——宇宙间的某种神秘的力量等等,都强调了人与时间、机会、形势等要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在不同情境下应当灵活地去应变。

三

根据上文,西方古代哲学家崇尚超越时空的客观真理和永恒价值,因而大都倾向于否定时间的实在性,时间的地位被降格或消解,人的活动和时间的进程相割裂。近代科学将时间量化、概念化、空间化,时间被抽象为一种衡量过程的帧幅⁽⁹⁾。现代社会的时间观念是精致化的测度时间与单向线性时间的某种结合。结果,时间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大的时间之流出现,不再是自然律动的象征,而是钟表等器械单调重复动作的象征——时间成为一个对象、客体,成了人的异在力量。

在西方管理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存在一种占主导的时间维度,这就是在本质上对时间的线性理解和对测度时间的依赖⁽¹³⁾。一直到20世纪末期,西

方理性主义都占据着主流,管理理论的发展是不断科学化、理性化的过程。西方背景下现代经济的扩张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组织形式,就是强调管理作为控制资源的手段,以确保实现组织的目标。而时间成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控制障碍⁽¹⁴⁾。管理需要去控制时间,而且这种需要影响了大多数的管理研究。20世纪的管理学家们,比如泰勒、法约尔、人际关系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等,都主要是在时间框架内研究管理。

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对理性行为和恰当时间的关注是新教徒的义务和正当行为的一部分⁽¹⁵⁾。避免任何“浪费时间”的否定性时间规制都指向效益效率的最大化⁽¹⁶⁾。“时间就是金钱”的假定支撑并统治着管理的理论和实践⁽¹⁷⁾²³。这种关于时间的经济理论导致了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时间的效率影响着金钱的效益,在管理系统当中,对企业来说时间更短、运转更快会更好。“迅捷(promptness)”是现代管理的一个根本的价值标准。所以对于管理而言,效率和收益与时间速度挂钩,这样,时间的压缩就成为管理考虑的重点。西方管理理论包括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和即时生产等皆是符合这种逻辑的结果,它们都在强调节约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反应速度。这种逻辑认为,时间就是金钱,任何没有被利用的时间就是浪费金钱,而且任何不能被转化为金钱的时间就与占统治地位的时间关系相冲突,比如,家庭时间、休闲时间或用于个人发展的时间等。

管理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减少金钱时间经济中的不和谐。这自然导致对时间的精心计算,比如设备使用、劳动工资的支付、保存原料和储存产品的花费、运输以及上架等各个方面都被科学地测算。时间通过在经济运作中和管理过程中被精密安排和测算而成为了一种货币形式。像货币一样,时间不再具有属于个人的独特性质,而是变得到处通用,作为商品自由买卖。控制时间作为管理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来实现管理目标。在管理过程中控制时间要求缩短每个操作环节的时间、优化过程并加速资源的流通,做到比行业竞争对手更快。这样,非生产的时间,包括工作间歇和暂停、等待和休息的时间被看作是一种浪费,或者时机的耽误,因

此需要排除或降至最小。并且,管理者为适应组织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而依赖的基本工具就是计划。管理者通过理性的分析和预测做出一系列细致且“合理”的计划,从而企图将未来变成“可控的”。一旦开始执行这些计划,组织就会按照先前分析的未来发展,而大多数组织对环境(意外的)变化和相关因素的影响,过多地依赖原有计划,并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相应调整。

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中,里茨尔⁽¹⁸⁾提出了一个新概念——麦当劳化^①。他声称,麦当劳化是韦伯的理性化和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一种当代表达,或者说应该是一种扩展和夸大,因为它们都强调效率、可预测性、可计算性和高度控制性的技术。虽然科学管理理论似乎已经过时,但在当今麦当劳化的社会里,仍可以感受到它强烈的影响。里茨尔认为,这种对于确定性、时间效率、可预测性和数据的痴迷,加剧了对西方文化的祛魅⁽¹⁹⁾。任何有魅力的东西都是神秘的和充满幻想的,但是这在麦当劳化的社会里被认为是低效的,因为这种魅力系统通常没有确定性,缺乏明确的目标,是迂回的、闲适的、耐人寻味的。西方那种高效、可预测和合理性的系统则去除了各种神秘和不确定性,从而破坏了意义的潜能,只能走向一个贫困的文化⁽¹⁸⁾¹⁴⁶⁻¹⁴⁷。如今,这种社会的“麦当劳化”表现了一种管理上的短期主义。许多学者指出,目前管理方法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过于强调账本盈亏和短期利润⁽²⁰⁾,很多新的管理策略往往因为它们不能带来利润最大化而被否定⁽²¹⁾。研究表明,许多西方管理者并不考虑12个月之后的事情⁽²²⁾。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和竞争的日益激烈导致很多管理者只能放弃既有的管理时间战略,比如长期的组织规划。

和富有丰富意义的中国传统时间相比,西方的测度时间是抽象化的和非情境化的。然而就像亚当⁽¹⁷⁾¹⁸等人指出的,“当我们对高度依赖环境的、节律的和变化的情境和过程做不变的测量时,困难就明显的出现了……尽管对机器而言所有的时刻都是同样的,但对人却不一样……”。因为对我们而言,夜晚和白天不同,周末、节假日和平时的工作日不同。时间量化、非情境化、合理化和商品化一方面提高了商业效率、竞争和利润,另一方面却可能

① 里茨尔把“麦当劳化”定义为“快餐店的原则将主宰美国社会以及全球各个角落这样一个过程”,他认为“麦当劳化”也是一种“理性化”过程。

造成对管理中人的因素的忽视,个人的成长、发展、学习和生活品质等为管理过程中量化和压缩的时间做出了牺牲。普塞尔⁽²³⁾认为,当一个财务控制模式的管理和理性的短期投资占主导地位时,就会削减对工作场所的长期人力资源投资。尽管情感管理和人本管理是当今管理的关键词,受到工具理性主义和效率价值观的影响,实际上情感却通常被排斥在管理实践的词典之外(金诺依等⁽²⁴⁾)。资本市场持续的短期金融策略,使得强调人本主义的管理模式的真正实现非常困难⁽²⁵⁾。

这样,在当代的管理思想和实践中,西方主流的时间观点被证明是一种阻碍性的因素⁽²⁶⁾,尤其是在实现人本主义、组织长期发展以及组织柔性整合等方面。因为这种时间和人的割裂导致了“时间对人的暴政”⁽⁹⁾⁹⁹、组织发展的“短视主义”⁽²⁷⁾以及组织在复杂环境背景中柔性能力的不足。特别是在当前的网络时代,钟表时间已经失去了它的绝对顺序标准的地位,网络带来的即时性和共时性变化给现代组织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所以今天的组织有必要将组织—环境关系重构为时间中的关系⁽²⁶⁾。如前文所述,中国传统时间观就是把人的活动与自然的变化,通过时间和空间的阴阳五行联系到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时间并非是一个纯粹量化的客观外在于人的体系,我们在时间“中”,而非时间“外”,时间不是异己的、无意义的存在,而是和人可以交互赋予意义的东西。生命和时间与季节更替、潮汐、昼夜等自然律动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完全埋藏于联系的无限性,这是相互依赖、共生、生机勃勃的网络,不是作为实体,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塑造的动态过程。我们在时间中体验生活,并根据自身的生命规律和自然体验来理解时间。

时间的商品化、价值化和标准化,使得时间异化成一个高举皮鞭的监工驱使着人们奔波忙碌,这也就是为何在现代社会,我们拥有更多先进的工具、科技、装置、器械,创造了那么多的管理理论和模型,人们反而越来越忙碌、压力越来越大、内心越来越紧张。因此,若要实现真正的“人性化管理”,就应当把时间还给人,而不是从人那里掠夺、控制和压榨。这并非不重视管理过程中的效率问题,而是要求在管理中“顺天应时”,顺应万物发展的规律、顺应组织不断变化的内在逻辑、顺应人性,避免把时间和人“物化”。不论是人和时间,还是作为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连续轨迹,都是不可断然割

裂的。同时,根据中国传统辩证的时间观,虽然今天共同的时间标准几乎普遍适用,但它在各个领域、各个情境、各个文化或具体到个人上所呈现的意义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文化和职业中人们感受时间的方式。因此在组织管理中,认识到时间的相对性很重要,这意味着组织在把握整体的时候,也应该考虑个别情境。这一方面意味着组织应该更多地关注个人,比如关注个人的“生活时间”、“心理时间”、“个人体验时间”而非机械的“钟表时间”,也就是说给予组织成员更多的体验生活、认识世界和自我、消化反思经验、发展学习的时间——这对于提高人的创造性智力、增强自我意识、获得身心和谐至关重要,而不是把人仅仅作为取得组织短期效益的工具。另一方面,这也要求组织着眼于长期的发展,长远规划,拓宽视野,把线性因果过程和其他各种因素相互关联,避免因追求效率和暂时的效益而付出代价。

此外,把时间看作是异在于人的机械存在或看作是和人交织在一起的生命表达分别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类组织的选项:我们或者把它比作无生命的人类创造,或者把它设想为一种有生命的、可以不断自我变化发展完善的有机体。现代社会以科学的名义,把统一的时间框架标准化并强制推行,认识到组织是一个有机体而非机器则能让我们不再完全受制于时钟时间尺度,不再视情境和适宜性于不顾。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管理要应对不同时间的复杂性,在多元时间框架内要依赖环境的时机、相互作用和交易的节奏。因此,组织需要与环境变化程度相匹配的反应、适应、平衡能力,也就是柔性能力。中国传统“时中”的原则强调“合乎时宜”和“随时变通”正是这种柔性思想的体现。

现代性的特点是“祛魅”,即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对文化魅力、人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等非理性因素的剥离。而后现代主张“返魅”,回归事物的自然、整体的状态。期蒂芬·图尔明在其《回归宇宙学:后现代科学和自然的神学》指出,“回归”是指“回归到将世界万物思想成一个宇宙尝试,‘一个由普遍原则联合起来的统一的体系’,这些原则描绘了以一种古老的方式相联系的世间万物——人类、自然和神灵……这种后现代宇宙观的正式条件包括将人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重新纳入到自然中来。”⁽²⁸⁾今天,管理的“返魅”要求恢复人在组织中的主体性特质并强调组织的系统性

及其对环境灵活反应的柔性能力,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在当今组织变革之时无疑将会获得新的意义,给现代组织管理提供若干思路。

参考文献

- [1] [德]马勒茨克. 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M]. 潘亚玲,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50 - 51.
- [2] Adam, B., 'Timescapes for posterity: critical issues for managerial the environment' [A]. paper for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ime in a Managerial perspective" Conference, ISIDA, Palermo, May, 1996.
- [3] Wanda, J., Orlikowski and JoAnne Yates. It's about time: Temporal structuring in organization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2, 13(6): 684 - 700.
- [4] Brigitte, J. C. Claessens, Wendelien van Eerde, Christel G. Rutte and Robert A. Roe. Planning behavior and perceived control of time at work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4, 25(8): 937 - 950.
- [5] 何丽野. 时间观: 西方的“天人分离”与中国的“天人合一” [J]. *社会科学* 2010(8).
- [6] [英]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卷) [M]. 何兆武, 李约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7] Toulmin, S and Goodfield. J. *The Discovery of Tim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8] [英]帕特里克·贝尔特. 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 [M]. 陈生梅, 摆玉萍,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2009.
- [9]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0] [法]路易加迪等. 文化与时间 [M]. 郑乐平, 胡建平,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31.
- [11] 谢金良. 审美与时间——先秦道家典籍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 [12] Joseph Needham, "Time and Eastern Man" in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9.
- [13] [英]理查德·惠普等. 建构时间: 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 [M]. 冯周卓,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4] Thompson, E. P. . *Time, Work -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J]. *Past and Present*, 1967, 38: 56 - 97.
- [15] Weber, M. .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M].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 [16] Foucault, M. ,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M]. Trans, Alan Sherian. 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79.
- [17] [英]芭芭拉·亚当等. 时间涉及与管理: 传统、发展和机会 [C]//理查德·惠普等. 建构时间: 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 冯周卓,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 - 32.
- [18] Ritzer, G. .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M]. CA: Pine Forge Press, 2008.
- [19] Schneider, M. A. . *Culture and Enchantment*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20] Lunley, R. . 'Control over the organization and conduct of work: evidence from Australian workplaces', in Savery, L. and Dufty, N. (Eds.), *Readings in Australian Industrial Relations* [M]. Sydne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9.
- [21] Anthony, W. P. . *Participative Management* [M]. MA: Addison - Wesley, Reading, 1978.
- [22] Wilson, D. C. . *A Strategy of Change, Concept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Change*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23] Purcell, J. . 'Corporate strategy and its link with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trategy', in Storey, J. (E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 Critical Text*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63 - 86.
- [24] [英]汤姆·金诺依等. 解释的时间: 管理决策中的时间背景 [C]//理查德·惠普等. 建构时间: 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 冯周卓,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38 - 255.
- [25] Bratton, J. and Gold, J. .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M]. 2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 [26] [英]克里斯廷·罗斯. 重视时间: 新视野中的组织、变革、柔性和当下时间 [C]//理查德·惠普. 建构时间: 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 冯周卓,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56 - 74.
- [27] Li Yuan. Exploring th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 of Western HRM [J].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2012, 7(2).
- [28] 江怡. 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656 - 657.

Comparison of Chinese - Western Traditional Perception of Time and Its Impact on Moder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YUAN Li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How we perceive time has great influence on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wester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seeks truth and eternal value beyond time and space, so it tends to deny time as reality, and thus the human activity is split with the process of time. The modern science makes time quantization, conceptualization, and spatialization, and consequently eliminates the real time. The Western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mainly based on this logic, so they all emphasize time saving,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while encounter obstacles in realizing humanistic, long-term development, flexibility and so for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perceives time in oneness of humankind and tian(天), and it has positive implication on the moder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Key words: Time; Chinese - Wester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本文责任编辑: 崔伟奇)